

文化动态

漯河社会科学论坛第十期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孙永祥)2018年11月24日上午,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市社会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漯河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十期(总第15期)活动,在八马茶业二楼满庭芳举行。本期主讲人为河南大学文学硕士、诗人、漯河医学护理系书记杨晓宇副教授,主讲题目是《读诗之道》。

杨教授说,我们读古诗,由于几千年来阐释传统泛滥、浸润所及,大致从中总结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呈现出某种共同的倾向,梳理出来,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理论,这就是解诗学的由来。他从诗歌解读的实质,诗歌解读的态度、方法,诵读与诗意的理解等方面对当代诗歌(以当代诗歌为主)的解读进行了阐述。

五十集连续剧《我曾经说过爱》改编完毕

本报讯(记者 孙永祥)近日,我市作家吴艾萍女士所著的《水流云在》一书成功改编为五十集电视连续剧《我曾经说过爱》。本剧以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为背景,真实再现了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事业、婚姻和爱情,故事场面宏大,情节跌宕起伏。

在写作和改编过程中,吴艾萍曾对南疆的这场自卫反击战亲历者进行过采访和历史研读。她说,那些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大多不过二十来岁,他们本该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与父母、亲人共享这份和平与安宁。可为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他们甘愿热血,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南疆。这些,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每每想起他们,总禁不住掩面而泣。所以,她才有了创作和改编的冲动。

《波清波是一只鹅》成功签约图书公司

本报讯(记者 孙永祥)近日,由我市新锐作家、动漫作者涂意创作的《波清波是一只鹅》系列漫画,已成功签约阅文集团华文天下图书公司。

《波清波是一只鹅》的主角是一只名为“波清波”的鹅,它时而善良勇敢,时而知难而退;时常乐观向上,也时常想放弃逃生。作者用诙谐的笔法勾勒出一只鹅的生活,其中投射的却是自己对世界或喜或悲的念头与想法,清新幽默,妙趣横生。

据悉,豆瓣阅读会与平台上优质的原创作者签约,在自有出版品牌“方舟文库”出版他们的作品,同时也与业内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将合适的作品予以推荐。具体签约出版信息将以“出版简报”的形式定期更新。

接收台湾后,朝廷即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个县,统归福建省管辖。后又陆续设了几个厅、县,到了清同治年间,在台湾的汉人已增加到三百多万,台湾也已成为“糖谷之利甲天下”的中国宝岛了。也正是因为台湾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又物产丰富,因此成为英、法、日、美等列强急欲霸占的目标了。

在海上漂了几天,陈星聚终于在台湾北部的基隆码头靠岸。

基隆位于台湾岛东北角,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有深水港湾之天然港湾,是北台湾首要航运枢纽,因而有“台湾头”与“台湾北玄关”之称。这里的煤炭蕴藏丰富,煤质上乘,清政府早在数十年前就在这里开矿采煤,生产的优质煤炭除了供应福州船政局外,一大部分还被英、法、日等国购买。各国商人云集,加上码头、煤炭工人等大量流动人口的聚集,此时这里已经是台湾最北部的一个都市了。

基隆本来叫鸡笼,最早居住在此地的为凯达格兰族人,“鸡笼”是“凯达兰”的闽南方言译音。格兰的谐音近似闽南语之“鸡笼”,加上此地有山形似鸡笼,因而得名。这里岛屿、港湾、山陵兼具,繁华的港则局促于山海之间。

陈星聚到了台湾之后的光绪元年,鸡笼设厅时,才把鸡笼改为基隆,其含意是“基地基隆”。当然,这是后话。此时的基隆还没有设衙门,归淡水厅管辖,但因为这里是码头,同时煤炭业又被政府控制,且正处在上升势头,所以,朝廷在这里专设了煤炭总监,虽然不是衙门,但派在这里的煤炭总监却是个同知衔的五品官员和相应的管理机构,不但管理煤炭的生产、销售,同时也管着这里的港口。所以,总监的职能和办事机构也就成了不是衙门的衙门了。(未完待续)

中共漯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漯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特约刊登



来做人,志在发扬文学评论应该有的言语自由、独立性和直陈之风。如果有可能做后者,有这种气质和精神,非常好;如果没有,静水深流,不陷任何激流、不打任何口水仗,在文本世界里潜行默想,享受文学本身带来的感动、浸染、清洗与升华,是符合中国文脉传统和精神生命规律的好事情。

为“我”而写,尤其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是一个基本常识,但现在,反而是常识,却需要一再强调和重申。比如中国北宋时期山水画作的重要专著、郭熙的《林泉高致》里有一段话:“柳子厚善论文,余以不止于文。万事有诀,尽当如是,况于画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神不与俱成则神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重则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勤则景不完。”很好地指出了创作原理上某方面的互通,因此可以达成互养。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也是互养关系。写评论,事实上是在涵养自己的生命。生命在这荒芜的世间行走,我们那么不甘于心身陷、心陷于空虚无聊,渴求充实和意义,写作上的自养就价值重大。

为“我”而写,整体来讲,就是自我精神的不成长。身体成长与衰老是不可逆的,与年龄相伴而行,精神成长不受限于年龄阶段,是终生的事情。反而,精神上的成长,会让老龄里显出童颜,衰枯里常住少年。

孔会侠说:“评论是种独立文体,其表达自我思想与情感的功能一样很强,只是要选择对象,文学、影视都可以做,选择很重要。”

文学爱好者包广杰说,孔老师讲的“只有广博的阅读,才能格物致知,写作者在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要敢于尝试不同体裁的创作”,让他茅塞顿开,让他认清并确认了创作方向,现阶段就应该多读书、多尝试不同体裁。



听众认真聆听。

太阳之光 照亮脸庞

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十一点返回,见到最多的就是昏黄的月亮和神色匆匆的行人……久坐坐郁,看到过多消极的负面,我一度工作压力大到崩溃,在凌晨无人的路上号啕大哭。

人至中年,回首来处,原来那些看似玄妙的人生轨迹里,是有着清晰脉络的,偶然的巧合只是潜意识里必然选择的结果。为了“我”而写评论。

或许,不甘身陷、心陷的荒芜里,写作为是为了给遥远的自己。那也许是比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更纯粹更真实的存在,是我们自身隐藏的灵性,写作可以联结到她,让老龄里显出童颜,衰枯里常住少年。在这封闭的冬日里,一堂课,一些人,温暖如水,折射出光和热,成为生命里的虹,如影相遇。

作者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王晓景

孔会侠老师老家在商桥,我住在临颖,同是颍河岸边长大的女子,虽从未谋面,但亲切感油然而生。坐在台下,听她以老友交谈的语气娓娓道出评论的知识和意义,不时传达出人生的智慧。

她说,评论可以扩充知识体系,培养理性思维,促进理性品格的形成;她说,什么都写,多尝试,才能找到更契合自己的东西;她还说,想写而不能写的时候,那就是自己的短板所在,要回头读第二遍、第三遍,一读再读;最后她说,写评论是在涵养自己的生命。生命在这荒芜的世间行走,我们那么不甘于心身陷、心陷于空虚无聊,渴求充实和意义,写作上的自养价值就重大。

这个冬天,连续两个月,我没有见过太阳。每

为了「我」而写评论



孔会侠老师倾情讲解。

■文/本报记者 陈思盈 图/本报记者 胡鸿丽

“什么是评论?评论就是对事物发表感受和观点,它包括社会点评、文学评论、历史点评等。什么是文学评论?文学评论就是对文学作品和现象所表达的感受与观点……”这是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于11月24日上午举办的“漯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文艺大讲堂”讲座现场,郑州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孔会侠以《为了“我”而写评论》为题,对文艺评论作精彩阐释。活动现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文学爱好者及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和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部分社员等二百余人到场聆听。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自2016年7月成立以来,共吸收会员60余名,开展过多项进基层、进企业、进社区采风活动。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市文艺评论

深入浅出 语藏机锋

■王剑

淳朴,真诚,健谈,专业,信手拈来,而又语藏机锋。河南的女评论家中,孔会侠当属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孔会侠是博学的。作为一个专业读者,她不仅阅读河南乃至全国的重点作家的作品,也广泛涉猎国内外前沿的文学理论,甚至还对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文集葆有浓厚的兴趣。在她看来,一个评论家的知识体系,必须不断地扩展与深化。阅读时要入乎其中,提笔时要出乎其外。平时的阅读,越广博越好,只有在大范围的阅读涉猎之后,才能有效聚集,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谱系。

多年的专业训练,使孔会侠的眼界不断提升,自我思想不断丰富,介入文学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在近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她从勃兰兑斯、马尔克斯、纳博科夫,说到茨威格、毛姆和约瑟夫·海勒;从巴赫金的复调诗学,说到夏志清对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价值的发现;从苏轼的画论、郭熙的《林泉高致》,说到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互养关系;从张艺谋侃侃的八卦,谈及阅读方式的选择和改变。整个讲座,可以说无文不加点,句无不顿,滔滔滔滔如江河奔涌,书卷气息中夹杂着幽默,专业探讨里渗透着家常。

孔会侠是真实的。在谈及文学评论的定位时,她坦言,文学评论家的精神是独立的、自由的。视野和眼界很重要,所谓的眼高手低,只能说明你的眼界还不足够高。文学评论不是专门为他

人作嫁衣,而是为了“我”而书写。她反感目前的跟风、鼓吹、造势的附庸式的写作风气,主张以“剥烂苹果”心态,发扬文学评论应有的言论自由和直陈之风。她真诚地表示,写评论是在涵养自己的生命,她愿意在文本世界里,独立阅读,静水深流,默默享受文学本身带给她的感动和浸染。

真实也是文学评论的重要标准。任何作家都有他的局限性,因此,写评论文章时要客观看待这个问题,不能以他的优点否认他的缺点,也不能以他的缺点来否认他的优点。平时写作中,孔会侠始终坚持不为尊者讳,不唯书,不唯上,不媚俗。

孔会侠治学的态度是严谨的。这些年,孔会侠一直在勤奋好学的路上,从开封到济南,从兰州到郑州,变化的只是她的行踪,而唯一不变的是她对当代文学的那份热爱。

作为一个在颍河边长大的漯河人,孔会侠对李佩甫文学世界里的一切很熟悉,许多人物和事情如同亲历。因此,她想深入作家的人生,步步追踪,与作家不断丰富和变化的思想对话,借此来透视自己身处的环境和人群,透视那块土地上的形态和命运。

文学评论的写作,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尽快找到一块适合自己的文学园地,去精耕细作,去专注地写,将是创作者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者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陈福却仍是脚下生风:“让你收拾点东西就这么慢,不知道事急嘛!”

海妹子问道:“哪有半夜拜寿的?出了什么事这么急呀?”

陈福也不解释,只是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快!”

此时的客厅里,已是红烛高烧,寿幛高挂,京官扶老太太正位端坐,她的面前,陈星聚弟兄在前,其他人等在后依次摆开。

沈思进在老太太身边肃立,看家人到齐,朗声高叫:“老太太寿星高照,三世同堂,恭祝老太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拜!”

陈家人听令跪倒。外面的衙役们也随着列队朝客厅跪倒。赞礼声在夜色中回响。

少顷,只见陈家人从院内涌出,一家人依依不舍;在大门口,陈星聚和老太太携手难分,老太太颤巍巍又向即将离去的儿子交代着什么。

就在此时,陈旺悄悄把一个小包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接过又放到了陈星聚的手里。

陈星聚有些不解:“娘?这是?”

老太太颤声道:“拿着吧,这是包老娘土,是从咱家的灶台上包的,听人说带上老娘土不想家,还听说能治水土不服,到了那边要是水土不服了就用它沏碗水喝,喝了就好了!”

陈星聚再也抑制不住了,他再一次跪在娘的面前,放声大哭起来:“娘……”

跨过了大海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经左宗棠力荐,因拆毁洋人私建的炮台、扣押洋人获罪并几近丢官的陈星聚,以年近花甲的高龄升任台湾府淡水厅同知。

这年,名义上已经亲政的同治皇帝虽然在“两宫垂帘”的几年间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苗民、回民起义,落了个“同治中兴”的名头,实际上这个六岁就登基的青年少帝,却在长大之后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荒唐无度到常常至京师的南城唱妓区去寻花问柳,结果染上了梅毒,眼下已经是病人膏肓了。

这些,陈星聚是不知道的。他作为一个起复外任的五品官员,如果不是左老爷子的上下斡旋,不要说这些官中密帷,就是朝中发生的其他大事,他也是没有资格和渠道得知的。况且,就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二十)

■余飞

他的经历和性格使然,他也是不屑于知道这些的。

从老家到京城,名义上说是圣太后单独召见,实际上也就是左老爷子带着他隔着珠帘听了慈禧太后几句慰勉的话,真正了解自己身上的使命,还是和左宗棠的两次密会中得以心神领会的。在和这位名满天下的一品大员的交谈中,陈星聚觉得如沐春风,不论是学识还是见识,他都觉得自己的面前就是一座高高矗立的大山,特别是左老爷子自己主动提起他竟和自己是一样的出身,并且对朝中那些虽然顶个进士及第的名头,实际上许多都是尸位素餐的达官贵人嗤之以鼻,如果不是上下有别的话,他简直就要把左老爷子视为莫逆了。然而,已经在官场浸淫了多年的陈星聚对规矩还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左老爷子面前谦恭有加的同时,对他提出的所有问题皆是问必答,侃侃而谈,特别是回答自己为什么、如何审判洋人时,他顺势就沿海的防务道出了自己的忧虑时,左老爷子当时就在哈哈大笑的同时,对身边的韦金榜道:“怎么样?我就说嘛,朝中不缺会做官的,就是缺会做事的!”总而言之,陈星聚和自己仰慕已久的左大帅均有相见恨晚之意。

吏部领凭、总理衙门听训的同时,让人做了一应的准备,这几乎就耗费了陈星聚近两个月的时光。这段时间里,他通过韦金榜的关系,对曾经在台湾任过职又返京的官员和对台湾有所解的其他人士一一拜访,算是恶补了一课,同时,他还向在福建海边等着自己消息的高文捎去书信让他到巡抚衙门与自己会合。

年底,陈星聚终于踏上了赴任台湾的行程。一艘官船在大海上破浪前行。甲板上,身着五品官服的陈星聚,向着远方只看到轮廓的海岛极目远眺。

张氏从舱里出来,把一件披风披在了他的身上。陈星聚并没有回头,只是拍了拍妻子的手道:“孩子们没见过海,叫他们小心些!”

张氏道:“不碍事,有福子招呼着他们呢!”

说起了陈福,陈星聚忽然觉得有些愧疚:“福儿没说什么吧?这孩子……”

张氏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就有些埋怨:“她爹,不是我说你,孩子跟了你那么长时间了,你就该让她如同船来,这孩子……”

陈星聚不待她说完就打断了她:“不是我不通情理,是朝廷有规矩,他品级不到,就不能带家眷乘官船入台,以后有机会再把她接来就是了!”

两人都不再说话,任海风把他们的须发吹得零乱。几天后,陈星聚的官船在台湾北部的基隆码头登陆。

在沿海多地任职多年,陈星聚对大海那边的台湾是了解的。台湾,地处东南,与大陆仅隔海相望。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吴王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支由万余名军士、三十多艘船组成的船队到达那时还叫夷洲的台湾。三国东吴丹阳太守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是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

到了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隋炀帝曾三次派朱宽、陈稜等人前往台湾。到了唐宋初,开始有汉族人定居澎湖。宋元时期,汉人开拓澎湖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宋曾将澎湖划归福建省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朝时期,朝廷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元世祖曾派员到台湾宣抚,并在澎湖设澎湖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虽然没有直接将台湾岛并入其内,却是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的首次官署设置。

明朝初期仍设澎湖巡检司,大陆与台湾的人员往来不绝。永乐年间,郑和率舰队曾在台湾停留。其时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赋压率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